

民力重建 扎根新故鄉

調查報導

部落廚房走過災難 一支湯匙，孩子飽餐「太平藍」，世界發光



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推動「遠鄰部落共同廚房」，中午廚房裡老人與青年忙出一同備餐。記者鄭清元／攝影

那一份，精采活出來——林建治說，社區發展不能退著走，跟著政府補助項目做事，只能暫時維生，不是真正的活著。只有扎根在地，才能發展長遠。笑稱這是「最棒的廿年」。

從後許多社區營運都先借了政府的「太平藍」喘息，但早該拿掉靠自己的力量活下來。

水源地文教基金會深耕本災區，地質前太平是觀光景點，地質改變地形、地貌，震定了觀光客，原在大學任教的基金會董事長葉玉直言，基金會做的是社會企業，不是可憐企業，「不是跟市場競爭你有多可憐」。

他表示，如何讓居民自足？既無法做旅遊就改做農業。十餘年來社區媽媽把雙手染藍，剪發出「藍髮」，讓「太平藍」商品站上世界舞台，還獲選經濟部金點設計獎。

民力崛起 災區迸出亮光

現任籌社董事長謝志誠，廿年前是九二地震重建基金會執行長。今年五月謝志誠帶著採訪團重返災區，看看在廢墟中堅守家園的人們，如何迸發出亮光。他表示，這股崛起的民力，是台灣最可貴的資產，「在社會企業、地方創生這些名詞出現前，災民早親身實踐」。

台中漢觀部落九二地震幾乎全毀，十六歲青年離開部落到都市討生活的蔡雅婷青年林建治，地震前夕因出差回家住一夜，沒想到人生從此轉向。

他說，凌晨左右搖晃，上下搖動，整個部落就散了，「有時我們都在想，經過這一陣怎麼還有得到外面的天空？」林建治的母親和弟弟沒有逃出來，他和父親「只能用忙碌來忘記悲傷」。

守護家園 展現人的信任

謝志誠說，類似這種民間組織散布在各災區，這些重建廿年的人，有的是災民，有的是災民外鄉人，「他們堅持守護土地的底蘊，來自對土地的信任，展現出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」。

然而在在地組織老化，是否還能再撐廿年？謝志誠坦言，後重建時代難看到進發的民力，但也面臨不少孤老問題、弱勢家庭孩子乞食機會，校園重建後的維修欠錢發金，以及許多社區團體欠缺接班人，無法永續經營。

他呼籲，九二震災廿年後的今天，各界可以關注這群老弱過著，默默守護家園的人，汲經驗也給予資源，「讓因災難而起的力量生生不息」。

活下來的 活出死去精采

「災難那天，林建治與一群壯工，那幾年及媽媽們，成立「社區重建部落廚房」，經營部落共同廚房，「部落的小孩就算父母不在，拿著一支湯匙也能從第一家吃到底」。

「活下來的人，要把死去的人的

天亮之後
921 震殤 20 年

深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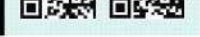
廢墟有陽光

曾經，在這片土地上有座老宅，生活在老宅的人與物，都化為塵土滋養大地。（寫一封信給 921／讀者：二哥）



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推動「遠鄰部落共同廚房」，社工們拿剪刀——將便當菜切細，方便長者咀嚼。記者鄭清元／攝影

數位專題 寫信給 921



陳一誠做愛的書庫，本只想讓孩子別害怕。



做在地伴讀：這20年最苦也最好

記者林秀姿／調查報導

「這廿年最苦、最累、最荒涼，卻也最好。」台灣圖書館基金會執行長陳一誠一談上圖，記者黃仲裕攝影。

吐出這段話時，臉看不到苦累，卻看到欣慰。

陳一誠發起「愛的書庫」閱讀運動，從一九九九年半年，讓台灣從南到北設立了三百個愛的書庫，超過七十萬本書在民間流通，閱讀人次已經超過五十萬。

有時候會忘了，「愛的書庫」的源起是組合屋。當陳一誠住在南投市中國中後方，凌晨的地震造成附近一百多戶住家全毀，當時許多學校都毀壞了，老師仍帶領著孩子在樹下開學。下課後，大家回廢墟，組合屋休息。

有一天，他站在廢墟外面，看著大人們忙重建，下課後的孩子在空地廣場上奔跑，決定在組合屋弄個「教室」，把沒有看顧的孩子召集起來，當時的閱讀，只是為了讓孩子別怕。

「愛的書庫」都捐助書籍給志工，讓受災的孩子能夠得到心靈撫慰。災後許多組織死於廢墟之際，每一座書庫的創立背後都有至三個在法中斷的力量。他說，「台灣靠的不是龍頭企業，而是這些默默為下一代做善事的無名英雄守護著。」

塵土開出花

廖嘉展推社區營造，紙教堂撐起在地信心。



山轉路也轉：轉型生態村頂呱呱

記者林秀姿／調查報導

「地震那天，我真心覺得，人生到此為止了。」一九九九年二月廖嘉展（上圖左，記者黃仲裕攝影）與妻子顏新珠在埔里成立新故鄉文教基金會，七個月後，九二地震震垮了一切。埔里是地震的震央區，有兩百多人罹難，六千多棟房屋全倒。

「面對自然災難，人類非常渺小，我們很幸運地活下來，想的是如何重新開始。」基金會董事長廖嘉展說，「困難，是人生的導師」。他們夫妻不憚不勞，還做路里鎮的重建窗口，聯合社區耆老與界資源。

「面對世紀災難，別想依賴英明的領導人。」廖嘉展說，力量必須從社區長出來。地震後基金會接受來社區區請協助重建，埔里是埔里鎮最窮的社區，地處丘陵地，人口外流，社區老化嚴重，陳後加上加劇。

但社區營造若只想繼續發展，必須靠社區本身的資源，給予新設設新設設。靠政府發給救災補助無法定長久，廖嘉展說，「我眼前新埔里在長土庫活的人，我們的信心來自土地」。

「在地眼中，埔里到埔里，賣一具，青蛙、蝴蝶、蜜蜂。」

全台有卅一種青蛙，埔里社區就有廿三種，廖嘉展與居民把社區轉型生態村，也帶動埔里變成生態城鎮。顏新珠說，災難也讓年輕人返鄉，讓社區居民開始思考「人與自然如何友善利好好。」地質、居民、土地教育，大家分享彼此的故事，把居民的絕望與悲傷釋放出來。

廖嘉展說，過程中很難心紙教堂撐起來，晚上修一蓋就唱聖歌，跟天主祈禱，隔天起床，臉一紙教堂看可以落成埔里。

廖嘉展認為，紙教堂成了居民的媒介，大家分享彼此的故事，把居民的絕望與悲傷釋放出來。